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四十三下
四上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薛翰

說郛卷四十三下　　元　陶宗儀　撰

明道雜志　宛丘張耒

白樂天作紫毫筆詩云宣城石上有老兎食竹飲泉生紫毫余守宣時問筆工毫用何處兎荅云蓋陳亳宿數州客所販宣自有兎毫不堪用蓋兎居原田則毫全以出入無傷也宣兎居山出入為荆棘樹石所傷毫例短禿則白詩所云非也白公宣州發解進士宜知之偶不

問耳

用事謬誤雖文士時有之韓文公作孔子廟記云社稷之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巍然當坐用王者禮若以謂壇祭之禮不如屋則何必社稷天地圜丘方澤初不屋也孔子之禮雖極隆比天地則有間矣豈以壇屋分隆殺乎又巍然端坐後世為土偶乃有此古祭用主安能巍然而坐乎退之未之思也今文人作文稱亂世曰板蕩此二詩篇名也板為不治則可蕩則詩云蕩蕩上帝

下民之辟蕩蕩豈亂意乎太師舉篇首一字名篇耳小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非其本義尭無能名亦蕩蕩也

采石中元水府祠有韓幹畫馬一軸是一武臣過祠下舍之盖摹本也而人皆以為真余曾取視之其典刑乃幹法落筆洗色常工所為耳祠前人說頃年張唐公罷太平守過祠下見之不能舍乃令畫工摹易取去以摹者納廟中及行他舟皆發獨載畫一舟引之不動其勢欲沉張公大恐還舊本舟乃安余紹聖丙子歲罷守宣

城道采石見此畫其秋寓居宛丘於外氏李家見所畜摹本甚多一馬與中元祠中正同乃信其為摹本决也真幹畫乃可寶摹本固易得唐公何用愛之如此而神亦甚寶之由此言之非獨唐公之鑒未精雖廟神亦誤信也

余所聞相工之驗者固多其尤異非常法所到者有三事其一歐陽文忠公應舉時常游京師浴室院有一僧熟視公公因問之曰吾師能相人乎僧曰然足下貴人

也然有二耳白於面當名滿天下鬚不掩齒一生常遭人謗罵其後公以文章名世而屢為言者中以陰事然卒踐二府其二江鄰幾學士在館閣有時名諸公多欲引之而鄰幾流落不偶與故相吳正憲相善時有一僧能相人且善毉游江吳二家無幾江被名修起居注吳相甚喜一日謂僧曰江舍人修注殊可賀也僧愀然曰事未可知吳詰其故僧曰江舍人金形人於法當貴而留滯至今久不解其故近方能了耳吳曰何也僧曰非

佳金鉛金耳修注當日在君側本朝火德鉛在火側安能久也吳亦未以為信後百餘日江得肺疾不起其三事蘇舜欽除名居姑蘇唐詢彦猷守湖州蘇與唐善因挐舟自蘇訪之時湖有報本長老居簡有異術善知人唐因謂居簡使相蘇簡曰試使來院中蘇他日往過簡簡乃設食具榻留之竟日遂留宿中夜簡乃登蘇卧榻若聽其息者蘇覺乃胗其臂若切脉然良久曰來得也曷吳人謂曷如速更無他語他日唐問簡簡亦以前四言對之

吾亦不曉蘇將行又過簡因問之曰來得也曷是何等語耶簡從容曰若得一州縣官肯起否蘇大不意因不復言而舜欽以明年蒙恩牽復為湖州别駕遂不赴官無幾何物故此三事相術之異者

某初除祕書省正字時與今劉端明奉世同謝劉時除左史余舊見相人術貴天地相臨謂頤顙之勢相稱余見劉有此相又精爽明潤心頗奇之歸謂同舍晁無咎曰劉左史不遲作兩府晁不以為然劉竟再歲簽書西府無咎

嘗恠余言之驗許將罷成都入北門晁二言冲元非學士可留非久當執政不知何以知之已而許果除右轄晁二謂余言君言劉簽書固如神我相許右丞也不疎吕與叔長安人話長安有安氏者家得明皇髑髏光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數倍甲于長安遂為盛族後其家析居爭髑髏遂斧為數片人分一片而去余因謂之曰明皇生死為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時秦學士覯方為賈御史彈不當授館職余戲秦曰千餘年

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為佳謔而秦不歡

河豚魚水族之竒味也而世傳以為有毒能殺人中毒則覺脹亟取不潔食乃可解不爾必死余時守丹陽及宣城見土人戸食之其烹煑亦無法但用蔞蒿荻笋菘菜三物云最相宜用菘以滲其膏耳而未嘗見死者或云土人習之故不傷是大不然蘇子瞻是蜀人守揚州晁無咎濟州人作倅河豚出時每日食之二人了無所覺但愛其珍美而已南人言魚無頰無鱗與目能開闔及

作聲者有毒而河豚備此五者故人畏之而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黠謂之斑子云能毒人而土人亦不甚以捕也蘇子瞻在資善堂與數人談河豚之美諸人極口譬喻稱贊子瞻但云㨿其味真是消得一死人服以為精要余在真州㑹上食假河豚是用江鮰作之味極珍有一官妓謂余曰河豚肉味頗類鮰而過之又鮰無脂腓也腓論咄反河豚腹中白肤也土人謂之西施乳鼠無咎謂味似鰻鱺而肉差緊多食不令人逆此魚出時必成羣一網取數

十初出時雖其鄉亦甚貴在仲春間吳人此時會客無此魚則非盛會其美尤宜再溫吳人多晨烹之羮成候客至率再溫以進或云其子不可食其子如一大栗而浸之經宿大如彈丸也或云中其毒者亦不必食不潔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水皆可解余見人有說中此毒急服至寶丹亦解橄欖最解魚毒其羮中多用之而吳人悉不論此直云用不潔解河豚是戲語耳惡烏頭附子之屬丁隲吳人因食河豚而死或云丁自是中風非

因食魚

韓少師持國每酒後好謳柳三變一曲其一句云多情到了多病有老婢每聽之輒云大官體中每與人别我天將風雨輒體中不佳而貴人多情致病耶又有一官人談語好文甞謁一班行臨退揖而前曰未敢款談旦夕專候宇下班行作色曰何如趂取今日晴煖説了而此官人了不解

先人甞任三司檢法官以親老求知吳江縣將之官名

公多作詩送行而吳正憲王中甫詩工吳詩云全吳風景好之子去絃歌夜犬驚胥少秋鱸餉客多縣樓疑海蜃衙鼓答江鼉遥想晨凫下長橋正緑波王詩云乍被軒綏寵新辭計省繁三江吳故國百里漢郎官煙水蓴牙紫霜天橘顆丹優游民政外風月即清歡

王中父名介衢州人以制舉登第性聰悟絶人所嘗讀書皆成誦而任氣多忤物以故不達終于館職知州其作詩多用助語足句有送人應舉詩落句云上林春色

好携手去來兮又贈人落第詩云命也豈終否時乎不
暫留勉哉藏素業以待歲之秋此前古未有也平生所
嗜惟書不治他事其談語多用故事淺聞者未易曉知
湖州日判司理請覆檢官狀云督郵所由得此狀遍尋
督郵無知者乃復入白之介曰督郵即録參也據爾如
此全不讀書聞者皆笑
杜甫之父名閑而甫詩不諱閑某在館中時同舍屢論
及此余謂甫天姿篤於忠孝於父名非不獲已宜不忍

言試問王仲至討論之果得其由大抵本誤也寒食詩云田父邀皆去鄰家閑不違仲至家有古寫本杜詩作問不違作問實勝閑又諸將詩云見愁汗馬西戎逼曽閃朱旂北斗閑寫本作殷字亦有理語更雄健又有娟娟戲蝶過閑幔片片驚鷗下急湍本作開幔開幔語更工因開幔見蝶過也惟韓幹畫馬贊有御閑敏寫本無異說雖容是開敏而禮卒哭乃諱馬贊容是父在所為也

先君嘗從趙周翰授易與周翰稍密先君嘗與客語周翰作詩極有風味據此風流是溫飛卿韓致光之流而世以樸儒處之非也嘗作梅詩有一聯云霜女遺靈長着素玉妃餘恨結成酸又有一詩以向來為題其詩曰向來精思已陳陳旅思無端不及春滴子形容傷白髮沈郎文字暗丹唇此詩奇麗之極豈野儒所為乎

七言五言四言三言雖論詩者謂各有所起然三百篇中皆有之矣但除四言不全章如此耳韻雖起沈休文

而自有三百篇則有之矣但休文四聲其律度尤精密耳余嘗讀沈休文集中有九言詩休文雖作者至牽於鋪言足數亦不能工僅成語耳黄九説雄雎詩何以見取於夫子應是取趂韻耳謂瞻彼日月以下至篇終韻極不倫也韓吏部此日足可惜詩自嘗字八行字又八江字崇字雖越逸出常制而讀之不覺信奇作也予瞻説讀吏部古詩凡七言者則覺上六字為韻設五言則上四字為韻設如君不强起時難更持一念萬漏之類

是也不若老杜語韻渾然天成無牽强之跡則退之於詩誠未臻其極也韓退之窮文之變每不循軌轍古今人作七言詩其句脉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如老夫清晨梳白頭先帝天馬玉花驄之類而退之乃變句脉以上三下四如落以斧斤引纆徽雖欲悔舌不可捫之類是也退之作詩其精工乃不及柳子厚子厚詩律尤精如愁深苑猿夜夢知越雞晨亂松知野寺餘雪記山田之類當時人不能到退之以高文大筆從來便忽

畧小巧故律詩多不工如陳商小詩敘情賦景直是至到而已脫詩人常格矣柳子厚乃兼之者良由柳少習時文自遷謫後始專古學有當世詩人之習耳

南唐平徐鉉入朝見朝中士大夫寒月衣毛衫乃嘆曰自五胡猾夏乃有此風鉉鄙之不肯服在邠州中寒疾死鉉之為此言是不甘為亾國之俘為醜言以薄中朝士大夫耳不然豈不讀毛詩也豳詩曰無衣無褐鄭玄注褐毛布也毛布非令緞子乎則其來自三代也古人

衣裘幷皮衣之爲裘取毛織之爲褐理何爽乎

蘇長公有詩云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頭黄九云初日頭問其義但云若此僧負暄於初日耳余不然黄甚不平曰豈有用白對天乎余異日問蘇公公曰若是黄九要改作日頭也不柰他何

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字者最學者大病也老杜同谷詩有黄精無苗山雪盛後人所改也其舊乃黄獨也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爲精其實黄獨自一物也本處謂之

土芋其根唯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耳饑歲土人掘食以充糧故老杜云耳鄭玄解經以綠為祿以犧為莎亦此類也古說黃目乃尊上畫人目而禁中有古樽乃畫龜或言蟲中惟龜目最黃不然人目黃乃病也杜子美有問人求小猢猻詩曰聞說夔州路山猿樹樹懸猢猻與猿兩物也而子美乃聞猿而覓猢猻亦大鹵莽矣

潞公以太尉鎮洛師遇生日僚吏皆獻詩多云五福全者潞公不悅曰遽使我考終命耶有一客詩云綽約肌

膚如處子蓋用莊子姑射仙人事也洛人笑之曰願爾得婦色若此潞公色黔也蘇惠州嘗以作詩下獄自黄州再起遂遍歴侍從而作詩每為不知者咀味以為有譏訕而實不然也出守錢塘來别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為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别上馬笑曰若還興也但有箋云時有吳處厚者取蔡安州詩作注蔡安州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興也蓋取毛鄭孫詩分六義者又云願君不忘鄙言某雖老悖然所謂者希之

歲不妨也善之言某謫監黃州市征有一舉子惠簡求免稅書扎稍如法乃言舟中無貨可稅但奉大人指揮令往荆南府取先考靈柩耳同官皆絶倒

錢穆内相本以文翰風流著稱而尹京為近時第一余甞見其剖决甚閒暇雜以談笑諢語而胥吏每一顧問皆股慄不能對一日因决一大滯獄内外稱之會朝處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也錢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蹄也葫音鶻

蘇侍郎言每見州府名客觀其品別人類已足觀政矣

錢穆甞言三世仕宦方會着衣喫飯故錢公每饗客致饌皆精要而不繁

舊說宋莒公通小學好謚人誤書坐此亦招怨如李獻臣三子名皆從眔字長壽朋次復圭次徒芻也莒公曰朋象鳳羽之形非兩月也正此類甚多又有以方回首類之曰不知回字直屈一畫耳非兩口也

漢陽武昌濵江多魚土人取江魚皆剖之不加鹽暴江

岸上數累千百雖盛暑為蠅蚋所敗不顧也候其乾乃
以物壓作鱐謂之淡魚載往江西賣之一斤近百錢饒
信間尤重之若飲食祭享無淡魚則非盛禮雖臭腐可
惡而更以為佳一船淡魚其直數百千稅額亦極重黃
州稅物每有三淡魚船則一日課利不憂
貢父劉公作給事中時鄭穆學士表請致仕狀過門下
省劉公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為年若干也答者曰鄭
年七十三矣劉公遽曰慎不可遂其請問曰何故也劉

曰且留取件八十四底時潞公年八十四再起平章事或云潞公聞之甚不懌宏中穆字也

熈寧中有班中一大校姓李忘其名嘗監牧馬於陳留雍丘之間野中有叢祠俗傳以為周襄王公主墓李因取紙錢就墓拜焚之紙錢不化因忽昏仆地不知人久之甦謂其徒曰屬公主名我又嘆曰乃爾富貴因不復語雖問亦不荅牧事已歸家即與其妻異寢後亦寢疾元豐中忽一日顧左右取衣冠甚急又云備馬云當從

駕其父問從何駕也荅曰皇太后駕也既被衣冠良久遂卒乃慈聖太后崩日也

殿中丞丘浚多言人也嘗在杭謁珊禪師珊見之殊傲俄頃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禮甚恭浚不能平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摑珊數下乃徐曰和尚莫恠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沈存中博學多能天文厯數鍾律壬遁皆極其妙尤善

用算然甚好奕棋終不能高嘗著書論棋法謂連書萬字五十二而盡棋局之變而余見世工棋者豈盡能用算知此數此有不分菽麥臨局便用智特妙而括欲以算數學之可見其迂矣括又自言推數知死時在稱意中嘗言括死時頗熱鬧然括之死乃在謫廢中非稱意也

王聖美嘗言經傳中無嬸與妗字考其說嬸字乃世母字二合呼也妗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真言中合兩字音為一

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為某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致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何涉蜀人

余游洛陽大字院見歐公謝希深尹師魯聖俞等避暑唱和詩牌後有一和者稱鄉貢進士王復有一聯押權

字特妙早蟬秋有信多雨暑無權後不甚顯名洛人云仕亦至典郡正郎

古人作詩賦事不必皆實如謝宣城詩澄江淨如練宣城去江近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兩溪耳或當時謂溪為江亦未可知也此猶班固謂八川分流

王荆公為相大講天下水利時至有願乾太湖云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荆公因與客話及之時劉貢父學士在坐遽對曰此易為也荆公曰何也貢父曰但旁

别開一太湖納水則成矣公大笑貢父滑稽而解紛多
此類
掌禹錫學士厚德老儒而性涉迂滯嘗言一生讀書但
得佳賦題數箇每遇差考試輒用之用亦幾盡嘗試監
生試砥柱勒銘賦此銘今具在乃唐太宗銘禹功而掌
公誤記為太宗自銘其功宋渙中第一其賦悉是太宗
自銘韓玉汝時為御史因章劾之有無名子作一闋嘲
之云砥柱勒銘賦本贊禹功勲試官親處分贊唐文秀

才宾上聲子裏鑾駕幸并汾恰是鄭州去出曹門冥子裏俗謂昏也

世傳朱全忠作四鎮時一日與賓佐出游全忠忽指一方地曰此可建一神祠試名一視地工驗之而名工久不至全忠怒甚見於辭色左右皆恐良久工至全忠指地示之工再拜賀曰此所謂乾上龍尾地建廟固宜然非大貴人不見此地全忠喜薄賜而遣之工出賓僚或戲之曰爾若非乾上龍尾當坎下驢頭矣東北人謂斫

伐為坎

世傳謝仙火字云謝仙是雷部中神名主行火此乃木杌上各私記其主姓名耳火猶甲也乃謝仙火中木也令杌商皆刻木記主名不惟謝仙也意或偶合道藏所載乎未可知也

莊子論萬物出入於機有程生馬馬生人而沈存中筆談乃謂行閒中聞人云此中有程遂以為生馬之程而不知秦聲謂蟲為程蟲即虎也豈莊子之謂㺐生馬生

人之論古今未見通者未可遽解也

王黄州詩云刺史好詩兼好酒山民名醉又名吟而黄州呼醉為沮呼吟為垠逆斤切不知呼醉吟竟是何名也

黄州廝役多無名止以第行為稱而便稱為名余自罷守宣城至今且二年所過州府數十而有佳酒者不過三四處高郵酒最佳幾似内法問之其匠故内庫匠也其次陳州瓊液酒陳輔郡之雄自宜有佳匠其次乃黄州酒可亞瓊液而差薄此謫官中一幸也平生飲徒大

抵止能飲五升已上未有至斗者惟劉仲平學士楊器之朝奉能大盃滿釂然不過六七升醉矣晁無咎與余酒量正敵每相遇兩人對飲輙盡一斗纔微醺耳

范丞相司馬太師俱以閒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温公時寒甚天欲雪温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對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粟湯一杯而退後至留侍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趣命温酒大盃滿釂三杯而去此事可見

二公之趣也

士人有雙漸者性滑稽嘗為縣令因入村治事夏暑憩一僧寺中方入門主僧半酣矣因前曰長官可同飲三盃否漸怒其容易叱去而此僧猶不已曰偶有少佳酒同飲三盃如何漸發怒令拽出去俄以屬吏漸亦就憩至晚吏呈案漸乃判云談何容易邀下官同飲三盃禮尚往來請上座獨喫八棒竟笞遣之

蘇舜元字才翁舜欽字子美凡弟也舜欽名藉甚才翁

人少稱之然才翁書字清勁老健實過子美至為詩有嘉句子美亦不逮也才翁有宿僧院詩一聯云斷香浮缺月古像守昏燈可謂佳絕

高郵崔伯易龍圖性信鬼神屢典郡所至必繕祠廟其居家亦常祭享甚專精也嘗為余言任兵部員外郎時一日下直出省其直舍有火爐盡去火以大鐵罩覆之明早入省去鐵罩則灰上有一名字舍中不得人崔巳恠之遂復罩爐乃祝之曰若果有所告來日當別有字

來早去畢視之有一表字崔了不解至後不數日還禮部郎中初視事吏持一印來曰此名表郎印也葢禮部掌撰賀慰諸表表後署所司郎官名故有此印伯易以為神告

楊大年奉詔修册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降出真宗常有簽貼有少差誤必見至有數十簽大年雖服上之精鑒而心頗自愧竊揣上萬幾少暇不應能如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年博洽不可

欺毫髪故謬誤處皆簽帖以進大年乃盛薦彭年文字
請與同修自是進本降出不復簽矣

續明道雜志　宛丘　張耒

黄州葢楚東北之鄙與蘄鄂江沔光壽一大藪澤也其地多陂澤丘阜而無高山江流其中故其民有魚稻之利而深山溪澗往往可灌溉故農惰其田事不修其商賈之所聚而田稍平坦輒為叢落數州皆大聚落也而黄之陋特甚名為州而無城郭西以江為固其三隅畧有垣壁間為藩籬因堆阜攬草蔓而已城中民居纔十二三餘皆積水荒田民耕漁其中方盛夏時草蔓蒙密

綿亘衢路其俗褊迫儉陋而機巧語音輕清類荆楚而
重濁類江左雖瀕江而大風雨大寒暑輒無魚其蟲多
虵號白花者治風本出蘄州甚貴其出黄州者雖死兩
目有光治疾有驗土人能捕之歲貢王府黄人言此虵
不采食蟠草中遇物自至者而食之其治疾亦不盡如
本草所載余嘗病疥癬食盡三虵而無驗黄之東三驛
地名岐亭有山名朐羅出蜈蚣俗傳其大者袤丈土人
捕得以烟熏乾之商賈歲歲販入北方土人有致富者

余謫官時自宛丘赴黄自陳適蔡由蔡道光乃至自蔡之新息東門渡淮後遂入光境皆大山峻嶺險處更不通馬徒步而登其著者曰驢笑門限春風飽家皆嶺名也自入光境無麵食市所售餅餌色如土沙磣不可咀入黄境先道麻城縣境夾道皆松甚茂稍稍摧敗不相屬矣云麻城令有張君者課民植之後宰不能繼故松稍衰而余在黄聞令吕者以課民種松獲罪矣黄州稗稅最重所謂𥝩者皆大木版每四片為一副蓋一棺之

用也其販皆自湖南以連辰郃等州其山多大木山中人售版值甚賤又多以繒帛魚羊牛肉等相易而至真州貨之獲厚利故雖重征商人不憚也大者為障板所謂障者編竹為之而周以木浮之牌而每至江流急處則先放障更自障綴索牌上攬索而前則牌行差安而無虞小者為櫓牌兩隅摇櫓如舟凡牌皆中立一柱貫出牌下所以候水深淺謂之将軍柱云湖南遠方北人守官者代還多乘牌所至于官府求輕税或冒乘客牌

即為主之亦一獘事

蘄水縣有高醫龎安時者治疾無不愈其處方用意幾似古人自言心解初不從人授也蘄有富家子竊出游倡隣人有鬬者排動屋壁富人子方驚懼疾走出惶惑突入市市方陳刑尸富人子走仆尸上因大驚到家發狂性理遂錯醫巫百方不能已龎為劑藥求得絞囚繩燒為灰以調藥一劑而愈龎得他人藥嘗之入口即知此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紹聖戊寅歲余在黄州見上元沽酒人頭已簪麥穗土人言當年不稔

黄州江南流在州西其上流乃謂之上津其下水謂之下津去治無百步有山入江石崖頗峻峙土人言此赤壁磯也按周瑜破曹公于赤壁云陳於江北而黄州江東西流無江北至漢陽江西北流復有赤壁山疑漢陽是瑜戰處南人謂山入水處為磯而黄人呼赤壁訛為赤鼻

蘇侍郎由黄門謫知汝州因游天慶觀見殿上壁畫甚精問之乃呉道子筆也而殿稍不完因施巳俸新之工畢於殿脊上火珠中見有書字蓋記建殿年月後有書曰某年月日有姓蘇人重修及其時正黄門修時也然則人之行止豈偶然哉

黄州有小蛇首尾相類因謂兩頭蛇余視之其尾端蓋類首而非也土人言此蛇老蚯蚓所化無甚大者其大不過如大蚓行不類蛇宛轉甚鈍又謂之山蚓

楊國寶學士滎陽人以文行稱元祐中任開封府推官一家大小十餘口死幾盡國寶最後亦卒先是國寶有妹孀依其兄以居妹有庖婢一日忽如病心狂語終日不休語頗凶恠或取上為丘墳狀守之而哭人以為不祥勸楊逐之楊不聽時某與楊同館供職時楊方喪一女一日謂余曰余夜夢一蛇首有冠余素聞蛇身而冠謂之喪門大不祥心知楊之禍未已也不欲言之已而果然

田京待制將取幞頭戴之有蛇出幞頭下或言蛇戴幞頭喪門也不數日京死

京師有富家子少孤專財羣無頼百方誘導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戲每弄至斬關聖輒為之泣下囑弄者且緩之一日弄者曰關聖古猛將今斬之其鬼或能祟請既斬而祭之此子聞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費此子出銀器數十至日斬罷大陳飲食如祭者羣無頼聚享之乃白此子請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於是共分焉舊聞

此事不信近見事有類是事聊記之以發異日之笑

黄州雨後泥中有蟲如細蚓長尺餘土人謂之蠱言或人踐之至其所踐處皆坼裂又有一蟲亦謂之蠱頭如刻身長尺許稍縈之即斷不續而北方凡屋角陰處有蟲善躍而長眉目有班竈間亦有南人謂之錢馳兒疑詩所謂伊威

黄州窻壁間有大蜘蛛足長三寸而腹極小行甚駃腹無絲不能為網

蘄州一日有赦書至乃紹聖五年五月朔受傳國寶赦也郡官未知赦因請問太守其守妄人也曰此赦以近修大慶殿成耳乃是赦文中有一句云告成大慶記唐人有得友人書云改年多感即宣傳云近改多感元年

正類此事

王荆公知制誥因讀張公安道舊制詞見其作曹佾建節制其一聯云世載其德有狐趙之舊勲文定厥祥實姜任之高姓大歎伏其着題而語妙此事某見蔡卞說

某舅氏李君武者少才勇以武舉中第常押兵之夔州行峽路暮投一山驛驛吏曰從前此驛不宿客相傳堂中夜有恠物君武少年氣豪健不顧遂宿堂中至半夜忽有物自天窻中下類大飛鳥左右擊搏君武捫常所弄鐵鞭揮擊俄中之遂墮地乃盆覆之至天明發盆視之乃一大水鳥如雛鶴細視之乃有四目因斃之自後驛無恠

世傳王魏公當國時王清宮初原丁崖相令大具酒食

列幕次以飲食游者後游者多詣丁訴王清飲食官視不謹多薄惡不可食丁至中書言於魏公公不荅丁三四言終無所云丁色變問相公何以不荅公曰此地不是與人理會饅頭夾子處

前輩談經重變先儒舊說雖時有不同不敢容易非如近時學者欲變則變斷以胸臆不復參考見蘇侍郎說李廸與賈邊過省時同落第以當仁不讓於師為論題而賈解師為衆與傳注異時李落韻有司遂奏稟馬詔

落賈而取李重變舊說也

近世傳沈存中筆談所載殊有佳處然其言語體勢絶似魏朴王子韶蓋括善二人故也

沈存中為容話越州鰻井事曰括視見上井時如常鰻鱺耳俄頃稍大已而緣柱而上大與柱等容曰啓内翰好麤鱺鰻世謂無理誑人為麤鱺謾余亦數問人說鰻井亦信神異

邵雍字堯夫洛陽人也不應舉布衣窮居一時賢者皆

與之交游為人豈弟和易可親而喜以其學教人其學得諸易數謂今五行之外復有先天五行其說皆有條理而雍用之可以逆知來事其言屢驗某在史院時曾得其著書號皇極經世論者數十卷讀之不甚可曉其書中所論有配律歷及平上去入四聲處莫可攷也又有周易卦圖未曾見之或言雍此學無所從授而心自得也或言雍父得江鄰幾學士家婢而生雍婢攜江氏家書數編來邵氏雍取而讀之乃得此學未知信否

韓魏公帥太原以多病求鄉郡遂建相州之節知相州到郡疾亦未安一夕有大星殞寢堂之後家人大驚以謂不祥久之魏公方行而仆於地家人尤惡之而久之疾遂平了無一事而一日邸報至王貽永卒貽永亦建相州節星殞於相為貽永也貽永庸人方在位時言官百方撼之不能損豈知天上有物主之歟貽永所謂没興王附馬者此事見魏公姪正彥說

衛朴楚州人病瞽居北神鎮一神祠中與人語雖若高

闔而問有深處頗有道者莫能測雖病瞽而悦書遣人讀而聽之便達其義無復遺忘每筭歴布筭滿按以手畧撫之人有竊取一筭再撫之即覺其市物擇其良楛雖毫釐不可欺有取其已弃者與之朴即怒曰是已嘗弃矣由是人無能欺亦莫知何以能若此也頗言人未來休咎亦屢中曽布令海州沭陽來楚見監司求舉狀不遂因試問朴以休咎朴曰公何憂自此三年當為翰林學士矣已而信然朴年七十餘卒或言朴能養性導

氣仙去不死也朴嘗令人聽其腦中有聲常若滴水云

仁宗時有大豪焦隱者常詣三司投狀乞買𤪺解州鹽池歲納淨利時王君貺主計曰買𤪺無不可者但當先自舉一地界乃可焦詞屈乃出嘆曰措大家也有長處

張文定以端明殿學士尹成都日值藥市其門竪李生因市藥遇一老人相與問訊老人曰張公已再鎮蜀矣文定實一至老人似言其前身事也又曰今有藥二粒君為我達於公或公不信未肯餌則以一粒烹水銀候

求成金可無疑也李生以藥獻公公素好道聞之甚喜乃於府第小亭躬取水銀構火投藥一粒烹之既烹有聲如粥沸有紅光自鼎中起俄頃光罩一亭而鼎中聲亦屢變火滅視鼎中爛然餅金矣公取餘一粒即服之公壽八十五歲康寧終身無疾坐而逝殯後柩有大聲殆其尸解矣不然神丹在腹豈與常人同腐也甚見公子悠說藥金一兩許公令作四指環其一公以奉其父其一與其夫人其一長子其一以自服父夫人長子皆

前沒金亦隨葬獨公者猶在恕言此時公尚無恙意令
亦葬之矣某嘗問恕以公居常導養之方恕亦不盡知
其深妙處恕但言公自中年後即清居獨居一堂每旦
起即徐步周環約五里所日以是為常不見別有施為
也少時服朱砂又服天門冬旣老亦罷之公年八十
餘時某猶見之視其顋頰白膩如少年然公少年喜飲
酒飲量絕人晚年病目亦其毒也公頗得彭老御内之
術屢以試用公言唯一次實覺精氣上遡至腦耳他時

不覺也

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饕餮嗜飲食最年老之相也此語未必然某見數老人皆飲食至少其說亦有理内侍張茂則每食不過麄飯一盞許濃膩之物絶不向口老而安寧年八十餘卒茂則每勸人必曰且少食無大飽王皙龍圖造食物必至精細食不盡一器食包子不過一二枚耳年八十卒臨老尤康强精神不衰王為余言食取補氣不饑即已飽生衆疾

至用藥物消化尤傷和也劉几秘監食物尤薄僅飽即止亦年八十而卒劉監尤喜飲酒每飲酒更不食物啖少菓實而已循州蘇侍郎每見某即勸令節食言食少即藏氣流通而少疾蘇公貶癉鄉累年近六十而傳聞亦康健無疾葢得其力也蘇公飲酒而不服藥每與客食未飽已捨匕筯

世傳唐張又新在李紳席上作詩贈樂妓云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此詩固佳然誤矣夫求夢須

眠不眠安得有夢

黄州倉有大蛇其尾之圍猶如人股倉連州宅園蛇時時往來人或見之

有奉議郎丁綖者某同年進士也嘗言其祖好道多延方士常任荆南監兵有一道人禮之頗厚丁罷官道人相送臨行出一小木偶人如手指大謂丁曰或酒盡時以此投缾中丁離荆南數程野次逢故舊相與飲酒俄而壺竭丁試取木偶投缾中以紙葢缾口頃之聞木人

觸餅紙有聲亟開視之芳酎溢餅矣不知後如何

余平生所見方士道人惟見陳州有王江者真有道之士嗜酒佯狂形短而肥丫髻簪花語言不常有中理處王侍讀陶守陳頗禮之數問房中之方江無所答王問有强兵戰勝之術如何江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其言大抵類此余外祖李少卿居陳以年德為一鄉所服常延禮江而江竟無所教李一旦謂江曰與君相知有年矣竟鎖胸臆不我教乎江曰君示鑰匙余不憚開也江

止無常處或神祠佛寺下里貧舍遇便宿惟持藁一束時時題所止壁作詩句又有近性宗處喜與小兒輩戲或終日小兒以狗蠅巴豆盈掬與之江隨便啖食而了無他因衝部使者導從使者怒執送州杖之出曰好打好打人窺其杖處初無損也後有客自北門來云嘗遇夜風雨寄宿道傍一小舍舍中惟一老翁至曉别去老人曰到陳州為傳語任江客到陳城北草市王江遇之曰何不道傳語乃知必任江王姓非真也自爾江稍往

來他處或至京師令不復見矣

雞能司晨見於經傳以為至信而未必然也某任河南

壽安尉因驗尸往旁縣夜宿一村寺中以明日程尚遠

余謂從者曰雞鳴時上道從者曰今天寒雞懶俟其鳴

向明矣不若見星而行也余未之信明日將旦而行雞

竟未鳴在黃州時或夜月出四鄰雞悉鳴大抵有情之

物自不能有常而或變也

先君舊説嘗隨侍祖父官閩有一官人家子弟秀頴美

風表善作詩詩格似李長吉有一聯云細草行藤路垂陽席帽風然天卒又嘗見張去華說一道人能詩一聯云窻風枯硯滴山雨慢琴絃亦頗幽奇

元祐中袷享詔南京張安道陪祠安道因蘇子由托某撰辭免及謝得請表余撰去後見張公表到悉用余文不改一字獨表内有一句云邪正昭明改之云民物阜安意不欲斥人為邪也張公高簡自居而愼如此

嘉祐中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寛恤民力為名使

既行魏公大悔之每見外來賔客必問寛恤使者不擾郡縣否意恐諂使搔擾民重不安也無幾皆罷之王荆公行新法每遣使其大者曰察訪小至於興水利種稲田皆遣使使者項背相望於道荆公嘗言讀大小雅言周文武故事而小雅第二篇便言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故遣使為先務二公所見如是

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凡人小小通塞亦先有符兆不可誣也某應舉時已獲薦赴南省僦居省

前汴上散屋中初入屋懸寢帳忽見余帳後有一黃草新繩子垂下草甚勁緊自相糾繞成一及字余曰此乃佳兆葢聞人謂登科及也省試罷歸省榜將出復至京師寓相國一鄉僧院中晨起嗽口噴水門上覺水濕處隱然有字因洗視之乃四字云榮登在即也是歲余叨忝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但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也自難得況終身作

事中理邪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即毁物理之不可移者

元豐七年正旦元會駕既坐輅屋忽崩王輅遂碎守輅士壓死者數人輿尸而出明年永裕晏駕此近不祥也

器寬易動意形於色得少為足與好妄語者皆夭折貧賤之相余驗之非一

某元祐中記一日因朝罷復追班宣麻乃是楊王改封徐王制時鄭宏中學士在班中謂某曰穆舊為楊府官

僚將往賀之但以賀者與王名正同音故不欲也意甚不足某曰王名顥不名賀也鄭曰字雖不同音正類耳葢閩人顥賀同音耳此事古人亦時有之韓退之作方橋詩云可居兼可過後乃云方橋如此做是讀做作佐也

國初時天下縣令多是資髙選人年各已老故所臨多貪闒錢與民為等列然多曉田里間事又既不自尊大則民間情偽利病得以上達故下亦頗安之稱得人者

亦十四五然當時議者靳笑而病之久矣自范文正公始建請舉縣令佐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有舉主始得作令自此舊弊盡革為令多新進士不然則人家子弟所臨漸漸暁文法皆潔已求進吏民畏仰之矣人皆以為便某在洛中時見一二老成所論異於此其説以謂舊令雖無峻整治狀而與民意親上下相安往往蒙利令令徒文具可以為美觀耳於民無甚益往時雖有求於民而民樂輸不以為費比之事鞭箠以急稅賦擾

田里以督期會則大異矣自舉令以來民不敢仰視令矣何利哉此說亦有理

王文恪以風節文詞著稱而性好吏事以察為明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使亟呼吏作教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吏九十餘人皆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莫知所以致罪久之不得情乃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用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字在印上必有姦也於是鞫之果重疊

冐請盜印為之者洛人皆服其精明

某平生見人多矣惟見蘇循州不曾忙范丞相不曾疑蘇公雖事變紛紜至前而舉止安徐若素有處置范公見事便洞達情實各有部分未嘗疑惑此皆過人者

呂子進說其父正獻公平生清淡無嗜好學問至老不衰博習本朝典故而不治其瑣細有司之事嘗曰賢者當識其大者

嘉祐中嘗欲除張亢佐節度陳秀公作中丞與仝臺上

殿爭之仁宗初甚怒作色待之既進見迎謂之曰豈欲論張堯佐不當授節度使耶節度使本麤官何用甚爭時唐質肅公作御史裏行最在衆人後越次而前曰節度使太祖太宗總曾作來恐非麤官上竦然而堯佐此命竟罷

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佛法其所以不信之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脉醫曰寒則服熱藥曰

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脉而信之如此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耶

劉几字伯壽洛陽人自言唐文靜之後登進士高科後換武官數守邊號知兵某尉河南壽安時遇几時年已七十餘精神不衰體幹輕健猶劇飲無日不飲酒聽其論事有過人者余素聞其善養生又見其年老不衰因問諸之几挈余手曰我有術欲授子以是房中補導之術余應之曰方困小官家惟一婦何地施此遂不復授

然見几飲酒每一飲酒輒一吸口雖醉不忘也曰此可以無齒疾晡後食少許物便已一夕與余飲各大醉就寢五更余覺覺饑甚呼人作粥几亦起曰幸留粥待我粥成几曰待我略遣宿酒余起觀之見几以被自覆漸起兩足久之乃興進粥談笑至旦略無少苦几最曉音數為余言之余亦未嘗學鍾律不能盡記其說猶記其一說頗有理几言有士人陳昭素者頗以知音自許欲自言朝廷頒定大樂几問其說昭素講之已備几謂之

曰此不足恃也定樂之要在心通而耳曉令樂發黃鍾之鍾用銅若干令具以三若干銅火齊金汁無少異者鑄為三黃鍾舉而扣之為三聲耶一聲也昭素曰金火雖均聲不能無變几曰此須子心與耳知黃鍾而後可法不足恃也此語有理後數年几遇余於陳几病矣無幾何而卒几有子婿陳令者佳士也頗知其婦翁之術曰暖外腎而已其法以兩手下而暖之黙坐調息至千息兩腎融液如泥淪入腰間此術至妙几有弟忱所言